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七十五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二

地官司徒第二之五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

正義賈氏公彦曰王之社稷之壇壇外有壝不云壇舉外以包内也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為溝塹其土在外而為封又樹木而為阻固　鄭氏康成曰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

細也賈疏舉社則稷從之故言社不言稷　孔氏穎達曰案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營並壇其門或云在壇北大宗伯注云社之主蓋用石

案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而匠人職左祖右社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而鬯人職社壝用大罍州長祭社專為祈穀則無不祭稷之義明矣而此惟舉社經傳亦無專言祭稷者以是知稷與社異壇同壝祭同舉也　大司徒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

稷之壝彼先畿封而後社稷此先社稷而後畿封者
從職所重大司徒掌其制封人主設之為之
存異鄭氏鍔曰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則天子之制有社而稷從之自漢以来謂之大社大
稷若夫王者自為立社四方各以其色之土上冒以
黄是為土示而稷無與焉封人所設之社壝謂此兹
所以不立稷也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

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　賈氏公彦曰案禹貢徐州貢五色土孔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黄取王者覆四方是立社稷之壝也都邑謂大都小都家邑等采地

通論鄭氏鍔曰大司徒制封溝之封制其壝也封人為聚土之封為其事也　王氏應電曰為畿封以上

佐大司徒也凡封國以下佐小司徒也

令社稷之職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唯為社事單出里賈疏單盡也盡往助祭於州長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案諸有職事於祭祀者小宰令之封人所令其諸守社稷之壝壝以及脩築洒掃之職與此社稷蓋通言

之疏云助祭於州長其一隅耳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稾歌舞牲及毛炮之豚楅音福絼本又作紖持忍反稾古老反炮薄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飾謂刷治潔清之也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也賈疏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椵故舉以況衡水稾給殺時洗薦牲也賈疏水所以洗牲稾所以薦牲歌舞牲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毛炮豚者爓去其毛而炮之

鄭氏衆曰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

謂之雉賈疏少儀牛則執紖紖則紖之別名封人主歌舞其牲云博碩肥腯賈疏桓六年左傳隨季梁辭王氏應電曰設社稷封四疆

其專守歌舞牲飾牛牲其兼職

案詩毛炮胾羹毛炮即所云載燔載烈者也毛炮當屬庖人之事封人亦歌舞之耳注謂以備八珍夫八珍用以養老不用以祭炮豚炮牂需數日而後成豈當日所能辦乎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盟會同之盟賈疏天子親往臨盟賈氏公彥曰喪紀大小斂朔月月半薦新奠祖奠大遣奠賓客飱饔饗食皆有牲牢軍旅則殺牲以饗獻軍吏案軍旅飾牲亦容有類禡之祭易氏祓曰大盟有載書之牛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正義鄭氏康成曰音聲五聲合和者賈疏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故云五聲合和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釋五聲則含得音故不重云音王氏應

電曰民間學金鼓者皆鼓人教之軍旅曰和者聽金鼓以從將命無敢乖逆以干紀律也田役曰正者使其耳目服習無不各止其所也　賈氏公彦曰節聲樂者雷鼓靈鼓路鼓晉鼓是也和軍旅者以鼖鼓鼓軍事是也正田役者以鼛鼓鼓役事是也田獵以習戰則田鼓當與軍事同大司馬職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之等是也

案王朝祭祀賓客之樂器及舞器皆大司樂之屬教

之小師教鼓與鼗鎛師掌金奏之鼓可見六鼓皆其所教鼓人所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乃用於州黨之祭祀及師田庶事者耳

教為鼓而辯其聲用

正義鄭氏康成曰教為鼓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又別其聲所用之事賈疏下六鼓及四金聲之所用各不同是也

案教為鼓者教擊鼓也注云大小之數者謂如建鼓則大應鼙朔鼙之等則小是也大小相間擊之則其

輕重緩急多少之閒各有度數以要諸音之節會所謂辯其聲也隨所事而鼓節有不同所謂辯其用也如投壺之魯鼓薛鼓亦見其一端矣鄭氏鍔乃謂教鞮人為之而王氏應電襲焉夫工師之世守豈待他人之教哉

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鼖扶云反鼛音羔

正義鄭氏康成曰神祀祀天神也賈疏案下靈鼓鼓社祭大司樂以靈

鼓祭澤中之方丘大地地祇與社同鼓地祇無問大小皆用靈鼓則知天神皆用雷鼓也社祭祭地示也賈疏社五土之總神地之次祀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亦舉社以表地祇鬼享享宗廟也賈疏大宗伯宗廟有六享禘祫及四時皆是大祭雖享先公為次祀祭殤為小祀皆用路鼓以天神地祇大小同鼓故也劉氏彝曰按大司樂雷鼓禮天神靈鼓禮地示路鼓禮人鬼按州黨之間有鬼享者其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與因國之無主後者與大鼓謂之鼖鼖鼓長八尺賈疏長八尺鼖人文稱大者不對路鼓以上以其長八尺直對晉鼓六尺六寸者為大耳鼛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賈疏並鼖人文金奏謂樂作擊編鐘賈疏凡作樂先擊鍾故鍾師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則是擊鍾後

即擊鼓故云以晉鼓鼓金奏編鍾磬師所擊又鍾師擊不編之鍾編與不編皆為金奏晉鼓皆和之注唯言編鍾但據磬師言之耳　劉氏彝曰大司樂雷鼓禮天神是鼓神祀也靈鼓禮地示是鼓社祭也路鼓禮人鬼是鼓鬼享也　鄭氏鍔曰鼖鼓聲大故以鼓軍事鼛鼓聲緩故以鼓役事

案祭祀之樂雷鼓靈鼓路鼓隨所祭之神示鬼而分別用之金奏則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皆鼓之以晉鼓社稷山川四方百物之神皆州黨之所有

事也州黨飲射賓出奏陔亦是金奏亦以晉鼓鼓之通論賈氏公彦曰縣詩鼛鼓弗勝鄭云鼛鼓不能止之此云鼓起役事與彼不同者起役止役皆用鼛鼓義得相兼耳　易氏祓曰以六鼓聲用攷之唯雷鼓專用於天神鼛鼓專用於役事若靈鼓用於社祭宜氏又用之以敺猛獸路鼓用於鬼享大司馬又用之以教戰太僕又用之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矣以至辟雍作樂鼖鼓維鏞仲春蒐田軍將晉鼓則鼖鼓不止

乎軍事晉鼓不止乎金奏兵聲用各有所主不可不辨

存疑鄭氏康成曰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賈疏雷鼓八面等雖無正文案韗人為臯陶有晉鼓鼖鼓臯鼓三者非祭祀之鼓皆兩面則路鼓祭宗廟宜四面靈鼓祭地示尊於宗廟宜六面雷鼓祀天神又尊於地示宜八面故注云然王氏應電曰雷靈二鼓如注說頗難解釋且製造攻擊並難施工愚謂古人制器必有瀀象雷鼓取瀀於天靈鼓取瀀於地或擇其時日如韗人所謂冒

鼓以啓蟄之日或用其數如廣長幾尺今無所攷不可强為之說也晉鼓長六尺六寸凡鼓短則聲疾而遠聞戰事貴武猛故以晉鼓鼓其進

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錞音淳鐲直角反鐃女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賈疏出於漢之大予樂官　馬氏端臨曰國語戰以錞于儆其民也又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鍾鼓錞于振鐸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賈疏下三金皆大司馬在軍所用此金錞不見故知作樂之時

與鼓相和鐲鉦也形如小鍾馬氏端臨曰詩鉦人伐鼓國語鼓丁寧說文鐲鉦也蓋自其聲濁言之謂之鐲自其儆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言之謂之鉦其實一也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司馬職軍行鳴鐲賈疏彼是公司馬所執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鳴鐃且卻賈疏進軍之時擊鼓退軍之時鳴鐃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司馬振鐸賈疏此金鈴金舌故曰金鐸在軍所振金鈴木舌者為木鐸施令時所振兩司馬振鐸軍將以下即擊鼓故云通鼓也

案四金皆師田所用也軍事先鼓而後金大司馬職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荀子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軍事主進故以鼓人掌四金與大閲自王以下至旅帥皆執鼓同義盖必能進而後能退故以鼓始而後以金終焉　金鼓之節大司馬於四仲月之蒐狩教之矣此鼓人掌之而屬於司徒者不肆之於平時則臨事倉卒失措而不可用故豫使田野之民皆習聞其聲而知進退止齊之節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帗音弗

正義鄭氏康成曰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為之有秉皆舞者所執　黄氏度曰祭祀百物之神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者

案以上辨鼓之聲用以教人使並肄之此下言鼓之所用而鼓人所親鼓者亦存焉獨舉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明王朝之神祀社祭鬼享非鼓人職也蓋唯六鄉之中春祈秋報舉蜡祭則祈報不待言及歲終蜡祭百物而興舞則鼓人鼓之其餘州黨社禜酺賽或

不興舞即有鼓事執事者自能鼓之鼓人不與也中士六人豈能給二十五州百黨之鼓事哉

存疑賈氏公彦曰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小神若義近山川則用兵舞義近社稷則用帗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二舞而已

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鼜七到反杜子春千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鼜夜戒守鼓也司馬灋昏鼓四通

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賈疏警衆預使嚴備旦明五通為發

昫賈疏晨昫之時當發故云發昫動且行也賈疏謂行前向陳時賈氏公彥

曰鼜者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尋常在道欲行

之時擊鼓亦五通與發昫同軍動則㩀臨陳之時春

秋傳一鼓作氣田獵之時必擊鼓象對敵也大司馬

職鼓遂圍禁是也

救日月則詔王鼓

正義鄭氏康成曰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異

賈疏王擊鼓是聲其大異所以救之春秋傳非日月之眚不鼓賈疏莊二十五年左傳辭　賈氏公彦曰祭日月與天神同用雷鼓則此救日月亦宜用雷鼓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退自攻責若天子則伐鼓於社　項氏安世曰日食鼓以救之助陽氣也

大喪則詔大僕鼓大僕音泰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喪始崩及窆時也賈疏鄭據大僕職文

通論王氏應電曰大司樂掌樂舞而鼓舞又屬之地

官者大司樂所教乃國之子弟大司徒掌國中鄉遂之民於軍旅田役祭祀之用樂者其事尤多故復有鼓人舞師以教之與春官事同而職異也

總論王氏昭禹曰自雷鼓至通鼓鼓人之所辨自凡祭祀至亦如之鼓人之所鼓自救日月至大僕鼓鼓人之所詔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

旱暵之事暵呼侃反又可旰反注皇書或為翌或為義

正義賈氏公彦曰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祭山川則舞師還帥領往舞已下皆然　鄭氏康成曰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帗也暵熱氣旱暵之事謂雩也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帗　鄭氏鍔曰旱暵出於非常故不言祭祀而言事偶有是事耳

案司徒辨山川設社稷正四方興禜雩故四者有事則舞師帥其徒而舞

辨正黄氏度曰四方鄭氏以為四望四望非州黨所得祭記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詩曰以社以方是則四郊之民各祭其方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案樂師教國子有六舞并有旄舞施於辟雍人舞施於宗廟舞師無此二者以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也　王氏詳說曰兵舞用之山川矣司干掌舞器而及於祭祀賓饗是不止於山川也羽舞用之四方矣

籥師掌羽舞而及於賔客饗食是不止於四方也但此見於地官以地事與民事為主山川社稷四方地事也旱暵民事也

凡野舞則皆教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賈疏舞徒四十人外有野人學舞者皆教之以待其闕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正義鄭氏康成曰興猶作也 易氏祓曰鼓人於祭

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此言不興舞謂雖在祀典而其功不足形容者則不舞

辨正黄氏度曰凡小祭祀不興舞注王玄冕所祭非也王祭不使舞徒舞

案王所祭固不使舞徒舞然以此推之則王小祭之不興舞亦可見矣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牷音全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牷體完具

賈氏公彥曰阜盛也蕃息也物謂毛物皆使肥盛蕃息各有毛物五官有牛人羊人犬人豕人諸職擇取純毛物者以共牧人牧人又共與充人芻之三月以祭祀膳夫注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此亦據將用為言也

案曰阜蕃其物者物衆多然後牲可擇也如曰牧六牲而阜蕃之則似量所共之牲數以牧而無以見其廣牧以待擇矣

辨正賈氏公彦曰純下文毛之者是也故司農說以牷為純後鄭不從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黝司農音幽衣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賈疏案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騂檀弓周尚赤大事用日出據此知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用騂也又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知祭地於北郊及社稷為陰祀也望祀五嶽四

鎮四瀆也　鄭氏衆曰黝讀為幽幽黑也案色以毛別曰騂曰黝而又云毛之者既著其大概矣而尤以純一無雜者為上也六牲盖以牛為主若羊則未見有赤者直取其純而已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解陽祀為春夏後鄭不從者周祭宗廟四時同用騂故不從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以蒼不以騂地以黄不以黝盖陽祀以騂為主不必

皆騂陰祀以黝為主不必皆黝牧人所言亦大率而已詩曰来方禋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則山川有用騂者

存異鄭氏鍔曰祭祀用物或以禮神或以祀神祀神之物從其類故陽騂而陰黝禮神之物象其功故天蒼而地黃大宗伯言其禮神者故以禮言牧人言其祀神者故以祀言禮經之文非有牴牾也

案一神也而禮之一牲祀之又一牲無稽之談不可從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尨模江反注故書毀為甈尨作庬杜子春云甈當為毀庬當為尨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四時所常祀賈疏案司服職山川羣小祀林澤四方百物在四望下此時祀亦在四望下故知是山川至百物注唯據地之時祀若天之時祀日月以下亦在此時祀中也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　杜氏子春曰尨謂雜色不

純賈疏案大司馬田獵之時立表而貉祭司几莚貉用熊席校人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祝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此云尨校人用黃駒者從地色亦攙尨中有黃色者不必純也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賈疏小祝職將事侯禳皆是禱祈除殃咎非常之祭

賈氏公彥曰必用牷物雖不必隨方之色要一牲須色純體完而後用之也　鄭氏鍔曰時祀有常則牷物可預備外祭毀事非常牷或難得不得已而用尨亦僅可而已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犧牲毛羽完具也賈疏牷未必純犧犧則兼牷可知故以完具釋犧　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鷄自斷其尾曰鷄憚其為犧賈疏昭二十二年左傳引之者證犧是純色　授充人者當殊養之牲不繫謂非時而祭祀者賈疏若上文凡外祭毀事　王氏安石曰非特共牲又奉其事

案奉謂奉至祭所也若繫者則充人當奉之此與司徒之奉牛牲司寇之奉犬牲者别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猶官也　王氏昭禹曰羊人犬人雞人止言共以有牧人養之也牛人則養之而又共之未成牲謂之牛故自享牛求牛至膳羞犒奠之牛皆以牛言之　王氏應電曰政令者凡用為牲牢或以駕車如下文所列

案曰掌養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則似民共其牛而官養之以待公用故曰國之公牛以別白之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職如字注作樴

正義鄭氏康成曰享獻也獻神之牛所以祭者也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芻豢牲之芻

辨正王氏應電曰職人猶言有司謂牧人充人司門也肆師職亦云頒於職人

存疑鄭氏康成曰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鄭氏鍔曰求索也戴記索祭祝於祊亦謂繹祭則求牛為索祭之牛明矣職讀為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賈疏凡牲堪祭祀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授充人充

人繫養之明先至牧人乃至
充人故注兼言牧人充人也

存異劉氏敞曰求讀如逑配也配神者之牛以郊禮言之享牛所謂帝牛求牛所謂稷牛周書名誥用牲於郊牛二

案春秋每有改卜牛之事則求牛者共之以備改卜與求索也改用牛則索之也經言凡祭祀不專指郊劉說雖巧而寔繆注以求為終於義亦闊如祫祭七廟之主用牛多兼繹則牛十有四不能保其無損傷

雖不卜而亦多共數牛以備臨時之求似有此理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積子賜反食音嗣犒苦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牢禮飧饔也積所以給賓客之用若司儀職云主國五積者也膳所以間禮賓客若掌客職云殷膳太牢羞進也所進賓之膳燕禮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賈疏凡射先行燕禮燕禮牲用狗天子諸侯之射得有牛者左傳云公當饗故燕禮亦用牛與饗同若然膳羞據庶羞而言其實兼正俎矣

奠牛謂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賈疏喪未葬以前無尸飲食直停置於神前故謂之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醴酒無牲體殷大也唯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非直牛亦有馬牲故鄭注云殷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以無尸故也

氏衆曰犒牛犒師之牛　賈氏公彦曰饗者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亨大牢以食食禮九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於廟以速賓射謂大射及與賓客射於朝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殽俎故用牛

通論王氏應電曰六畜不言王之膳羞盖曰共有素所謂唯王不會者與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徬薄浪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會同軍旅兼言行役謂王行廵守皆六軍從也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兩轅駕牛以載任器者亦謂之兵車故云兵車之牛　鄭氏康成曰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

徬任猶用也　王氏應電曰公任器公家輜重其士卒輜重則出於司馬法之大車

案羣徬亦牛也重車非一牛所能勝故自駕轅而外又有居其前居其旁者數牛而共輓一車故云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羣徬也至人御之而時居其前時居其旁則又經文言外之意玩注可見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互劉音護徐音牙簝音老劉魯討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互若今屠家縣肉格 賈疏祭祀殺牲訖即薦爓薦孰何得更以肉縣於互當是始殺解體未薦時且縣於互待解訖乃薦之 鄭氏衆曰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

正義易氏祓曰充人受牛人牧人所授者而繫之也

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 賈疏若犬豕則曰豢又不繫 三月一時節氣成 賈疏宣二年公

羊傳帝牲在于滌三月注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大牲

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云使守門者養之　王氏昭禹曰非大祀大祭大享則謂之散祭祀猶非正舞則謂之散舞也　賈氏公彦曰不言三月則或一旬之内而已案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諸侯祭祀養牲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

案別言凡散祭祀之牲則四望四類社稷與祀帝享先王同可知矣司門職云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與此經同

餘論王氏詳說曰詩爾牧来思以薪以蒸是牧人兼樵蘇也周官司門養牲是門者兼畜牧也可見先王之世無冗官無廢事

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賛

正義鄭氏康成曰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禮宗

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賈疏宗人視牲告充亦謂祭前之夕士用兎臘獸謂兎獸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賈疏充人養牲之官故助持牛紖春秋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賈疏桓六年左傳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以展牲為選牲後鄭不從者選牲應屬牧人選訖始付充人令既繫養乃言展牲明非初選牲也

案祭義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親巡牲展牲疑謂此穀梁傳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告牷以體完而無傷告也碩牲

之碩疑當作射豈聲相似而訛與盖將射而麗於碑

充人當贊之奉牲以告時無所庸充人之贊

通論王氏詳説曰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

官擇以為牲則有納而視之之禮朔月月半則有廵

牲之禮將用之則有卜牲之禮及夕則展牲及期則

牽牲射牲割牲毛牲者宗伯贊王牲事者大宰奉牲

者五官之長贊射牲者射人歌舞牲者封人告牲牷

贊碩牲者充人分職聯事祭祀乃克舉也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賈疏若黄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之屬　賈氏公彦曰任土即廛里任國中之地以下是也政令謂因其職事使之賦貢即園廛二十而一以下是也　黄氏度曰待政令待税斂之政令也司書凡税斂掌事者受灋焉其他政令非載師之職

案授地職即司徒所分地職謂其地所承於王朝之

職事鄉遂公邑都家皆有之知非九職之事者授民以九職閭師所掌也且百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之所任不得謂地職授者以授鄉遂公邑之吏家稍縣都之長也注謂授農牧虞衡使職之非也

通論王氏詳說曰物地之瀍見於載師又見於草人蓋載師物地以任其田草人物地以糞其種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注故書廛或作壇鄭司農云壇讀為廛

正義鄭氏衆曰廛市中城中空地　鄭氏康成曰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

案民居之區域宅旁亦有空地可種植後鄭與先鄭之說原可相通唯有種植之所出故可計分數而征其二十之一也如僅居室而已則何分數之可計乎後人或以此廛為市廛非也市廛則公家所有司市掌之廛人征之非可以任者也且市廛為商賈居積

之所雖征之亦有限矣二十而稅一假令貲本有萬緡者取其五百則厲商也不已甚乎　又案大宰職邦中之賦注邦中在城郭以此經次之則園地附郭之地也國中人聚非郭外有園地則果蔬無所取於郊野致之則艱矣王政即人之心如此　詩所謂疆場有瓜春秋傳所謂井竈葱韭取焉者宅畔之園農民所以自給也故秋穫則築以為場周官九職園圃毓草木則土宜雜樹及瓜瓠者民受之而貢草木私

市之以給衣食共國中官府士民之需此職所謂場圃則九職之一而非農夫所築之場故與廛並有征以在農田之外也注謂季秋於中為場尚可通蓋果蓏中亦有宜乾曝者薛氏季宣以為室廬旁之場圃

鄭氏謂場以登禾黍則誤矣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賈音古注故書郊或為高杜子春云高讀為郊

正義敖氏繼公曰宅者未仕而家居者也士相見禮

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　鄭氏康成曰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　朱子語類問商賈是官令民為之抑民自為之曰民自為之亦受田但少耳賈田是也　鄭氏衆曰士田者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疏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之子免農矣　賞田者賞賜之田賈疏即夏官司勲賞地一也　杜氏子春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　陳氏傅良曰廛里不

獨國中有也宅田士田賈田分散在甸稍縣都隨其所在給之不獨近郊有也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亦不獨遠郊有也舉王城四郊以例其餘耳若泥定士田在近郊官田在遠郊彼官府遍王畿之内倘在五百里之閒豈可受田於近郊遠郊乎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以賈田為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後鄭不從者周官賈人皆在官府史之屬受祿於公家何得更與之田

存疑鄭氏康成曰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

案任地皆謂分授其地予人耕之而收其税非謂食公田之入者也大夫士居官時本有田里有故而去三年内尚不收之况致仕者禄且及其身後則其生時田里如故可知也田里如故何庸别授田乎圭田無征經有明文此税二十而一則非圭田也諸儒之說参取其長者劉氏敞云士田之士蓋工字之譌亦

可備一說　又案自國中以至近郊遠郊載師所任者在六鄉之餘而閭師主於任民者不與焉故屬載師者則為九賦司會職九賦令田野之財用大府職九賦以待九式者也屬閭師者則為九功司會職九功令民職之財用大府職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者也以為兩征者固非謂貢即賦者亦未核也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疊地疊居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吏治之賈疏四等公邑非鄉遂又非采地故知天子使吏治之自此以外皆然賈疏甸稍縣都采地所受無多自外皆為公邑二百里三百里其中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二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賈疏此據司馬法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遂人亦監焉賈疏案遂人掌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畿皆曰野家邑大夫采地小都卿采地大都公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疊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平

方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爾　朱子曰鄉地四同六鄉井田在內甸地十二同六遂公邑在內稍地二十同家邑公邑在內縣地二十八同小都公邑在內畺地三十六同大都公邑在內甸地皆謂之野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皆謂之都鄙

案所任甸地亦是六遂之餘鄉遂區域早定而鄉大夫遂大夫以下官長層累相承故無俟載師之任之

也自甸以外至稍縣畺皆有公邑以甸無采地故經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舉甸以見其餘耳大宰九賦四曰家削五曰邦縣六曰邦都疏謂舉家稍以表公邑其縣都亦然也此載師所任地蓋亦皆指公邑而言其三等采地則於大司徒造都鄙詳之矣

通論鄭氏康成曰王畿内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賈疏方百里為一同同九萬夫故百同為九百萬夫之地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

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賈疏相通謂三家受六夫之地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賈疏遠郊百里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二而四故四同每同九萬夫為三十六萬夫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賈疏除山林等三之一其餘得此數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賈疏鄉有萬二千五百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賈疏以相通三家受六夫之濾計之其餘九萬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

半農人也賈疏據二十四萬夫除鄉民十五萬夫尚餘九萬夫之地廛里以下九者各以萬家計之則九萬家受九萬夫之地矣農人相通一家受二夫之地此一家受一夫故云半農人也九者未必各整萬家鄭特舉成數言之耳定受田十二萬家也賈疏九者半農人二家為一家則九萬為四萬五千家合六鄉七萬五千家為十二萬家食貨志云農民户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賈疏遂人職夫一廛田百畮餘夫亦如之此餘夫受田如正夫之比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不同者彼餘夫是未娶妻此謂已壯夫妻具者也師古曰比例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賈疏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一夫上云半農人者是也其家内無丈夫餘家口不得如成

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令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而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賈疏六鄉之民及廛里九者受田於鄉鄉地則盡至於餘夫無田可受則出耕於遂地之中受田在百里之外與六遂餘夫皆在遂地內受田矣　案上言六鄉之民及廛里九者受田於鄉而餘夫又受田於遂疑其難行鄭特以六鄉無地給之強如此說耳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賈疏王畿百同九百萬夫除近郊遠郊四同三十六萬夫餘為此數城郭宮室差少涂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案以三分去一計之

應餘五百七十六萬夫之地今以十八分之十三為率遂贏四十八萬夫故為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蓋六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則三夫六百畝六遂三等地萊田相通則三夫六百五十畝是遂以外之地較鄉為多適得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數故鄭以城郭宮室塗巷狹少為解耳十八分之十三者即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數也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賈疏甸稍縣都之田以六家受十三夫計之則二百八十八萬家受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賈疏六遂與六鄉家數相同但六鄉內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為公邑也其三百里以外封三等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六遂與六鄉相對故以遂計之然邦畿千里山川雜有非必截然成方九等

之地豈各萬夫為定鄭聊以整數為筭灋耳

存疑陸氏佃曰康成以家邑為大夫采地小都為卿采地大都為公采地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不足葢有通灋焉雖卿或在畺地雖大夫或在縣地取足於封而已　陳氏傅良曰後鄭以為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是也以為中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則非

矣攷封建之瀍王畿方千里者田方千里公侯凡百里者田方百里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百萬井九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公侯之國夫然後足以為天子都圻鎮撫天下矣若受田止於三百萬家則是方百里者三十七五十里者一耳安在其為方千里先王以田制祿裁其用度之多寡而受之為公侯者田不百里不足以待天子睦四鄰伯必七十里子男必五十里不可多也不可寡也若鄭

氏之言是乃連山川未審田之定數茫然依約以為
國者也夫國之肥磽四方不同故大禹有九等之例
後世亦有土色之辨因其地之肥磽以定田之廣狹
百里之國提封萬井是為定制豈有先定四封然後
去山陵林麓川澤又始以一易再易定其夫家之數
乎
案陳氏此論與經職方氏不合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

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漆本又作
桼音七

正義鄭氏衆曰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　鄭氏康成曰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政也　賈氏公彦曰園即上場圃任園地廛即上廛里任國中之地漆林之稅特重以自然而生非人力所作也

案國中之宅比連稠密旁無空地可以種植故無征

園廛雖可種植地窄而施力勞故薄之　又案十一者三代之中正也至魯宣公初税畝著於春秋則前此無税私田之事可知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取具焉其耕地實八十畝故孟子及春秋傳通計公田八十畝私田八百畝而言入於公者乃十分之一耳周官之三農九穀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安從所謂二十而三與十二者什一之瀌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别哉反覆參攷盖惟凡任地國

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三句二十三字為經之本文以是三者皆非穀土而别有地征故特著之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三句一十九字則莽歆所增竄也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而浚民之政皆托於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説而謂漢瀍名為三十税一實十税五其欲多取於民之意顯然可見故歆增竄載師之文以示

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耳此誣聖賊經之尤大者而自康成以来莫之辨正故論之　朱子仍康成之説謂併雜税而為十二夫上之征於民者粟米出於田布縷出於宅力役出於人此外更無所為税也何雜之有唯關市山澤之征或可稱為雜税然其有無多寡非有定限而豈可以畫地而計之哉他如陳氏傅良薛氏季宣陸氏佃論説紛紛均屬隅閡蓋二十而三及無過十二之説求之經傳百家無一可通

羣儒皆遷就而為之解耳　園之征二十而一即所毓草木二十而貢其一也注以宅之樹疆之瓜當之疏又謂即春秋傳所謂取於公田以種葱韭者先王之於民豈若是其悉乎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正義鄭氏衆曰宅不毛謂不樹桑麻也賈疏草木為地毛

鄭氏康成曰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賈疏夫三為屋

案經文里字之義有三一為二十五家之里一為三百步之里方里而井一為里居之里此里布當是里居之里即謂其所居之宅也宅而毛則有縣臬之出其不毛者雖無縣臬亦使出一廛之布以罰之布者泉也若罰以二十五家之布則令有不能行矣　小司徒注云夫家猶言男女周䜌夫婦具而後有征明無家之夫不征也夫家之征謂一夫力役之征耳夫婦具而無所事事故使出夫家之征而以布當之孟子謂

之夫布　三者皆所以警游惰言既受宅雖不毛而布縷之征不免也既受田雖不耕而粟米之征不免也既有家雖無職事而力役之征不免也無職事葢九職所不任者若閒民則在九職之中自與此别存疑鄭氏康成曰民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税家税也夫税者百晦之税家税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案注分夫家之征為二葢未必然雖云警游惰令亦難行且百晦之税猶屋粟也所云出士徒車輦給繇

役者近之蓋有事則儕於卒伍而並共其役無事亦令出夫家之布如無布則以粟當之即為旅師之閒粟非既征其夫而又征其家也

以時徵其賦

正義賈氏公彦曰徵賦當順其四時故云以時案以時徵其賦明賦之出於任土者如是也載師掌其徵之大灋而已據遂人遂師里宰諸職有令貢賦徵財征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之文則六鄉

及公邑有地治之吏分掌徵賦之事可知其斂之則自近郊遠郊以至甸稍縣畺之地各有司存蓋督趣輸將必於其附近也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則賦額雖有定而臨時又有變通焉若井地用徹灋則直收其公田之入而已

總論魏氏校曰載師因土宜以任其事取其稅而教化在其中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

其政令以時徵其賦畜許六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中及四郊謂自廛里至遠郊六鄉之地是所主數賈疏閭師所主獨其人數其政教自有鄉大夫以下施之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　易氏祓曰任民則農圃之事以至虞衡之事皆其力之所及耕植之貢以至山澤之貢皆其力之所出　葉氏時曰謂之任者隨其力而使之不癈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　鄭氏鍔曰六畜為家之資知其多寡之數然後量其力之所能而

任之以事　賈氏公彦曰政令謂賦役
案不曰六鄉而曰國中及四郊者明閭師所任之不
周於六鄉也逺郊之内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
三分去一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并
其餘以職共王家之貢物者閭師任之廛里場圃宅
田士田以至牧田之等以地計者則載師掌之曰以
時徵其賦明賦之出於任民者如下文所云也閭師
掌其徵之大滬而已其斂之則九穀入於廪人布帛

入于典婦功貨物入于玉府內府鳥獸入于膳夫庖人材物當以入冬官各有司存非閽師所掌也故大府職總之曰以充府庫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功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正義賈氏公彥曰大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任使萬民

各有職事有職事則有功有功則有貢故此論貢之瀍也山澤所出物多故云物若禹貢云海物然也山澤稱虞川林稱衡曰任衡以山事者見山中可以兼川林也九職有臣妾此不及者以其聚斂疏材無可税故也　鄭氏康成曰貢草木謂葵韭果蓏之屬

鄭氏鍔曰山澤所出不同其職可以兼言其貢不得不分也

案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列其職也閭師則按職而命

以事而定所徵大宰之灋通乎天下閭師所任止於遠郊此嬪婦即典婦功職之嬪婦也以絲枲授之而以時貢其布帛焉故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此非宅里之征而其宅里亦不征之矣農圃工商八者皆然故别為任民之灋而不入載師之掌其物以充府庫而不共九式之常也

凡無職者出夫布

正義賈氏公彥曰無職即太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

事者也轉移執事即是有職而言無職者為有職者執事當家廛地不事即無職也

案閒民轉移執事是無職之職故使出夫布以當無物之貢所出之布其亦視一夫之征與以其不受田故也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衰七回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椁周棺

也不帛不得衣帛也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不勉

案以此推之可見六鄉之民喪祭之禮服物之度皆禀命於閭師而家無殊俗鄉無異政矣

通論王氏應電曰凡民之事有一定而不易者九職是也有兼為而不費者樹畜是也故先王之世雖士工商之家靡不受田務使人知稼穡之艱難婦女各勤蠶績比户皆務樹畜不勤於樹畜則有五者之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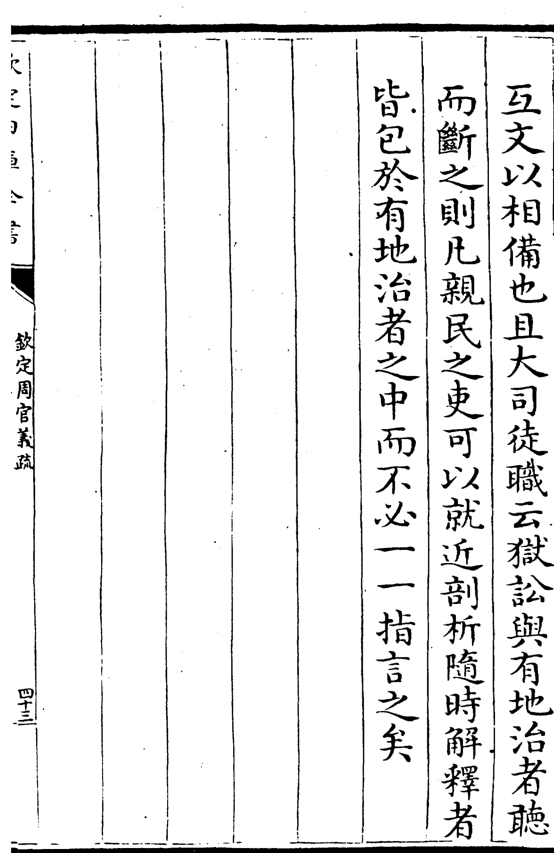
使不得備禮厚生正德之意皆具其中矣載師以其不務本業故徵其財閭師以其不能兼職故殺其禮上之人非利其財也將驅之以務本耳非靳於禮也將愧之而使勸耳

案此一經見有田必耕有宅必樹而蠶績材木具焉又時其雞豚狗彘之畜以共養老祭祀之需孟子所言王政略備於此此言不畜者不任牧者也不耕者不任農者也不樹者不任圃者也不蠶不績者不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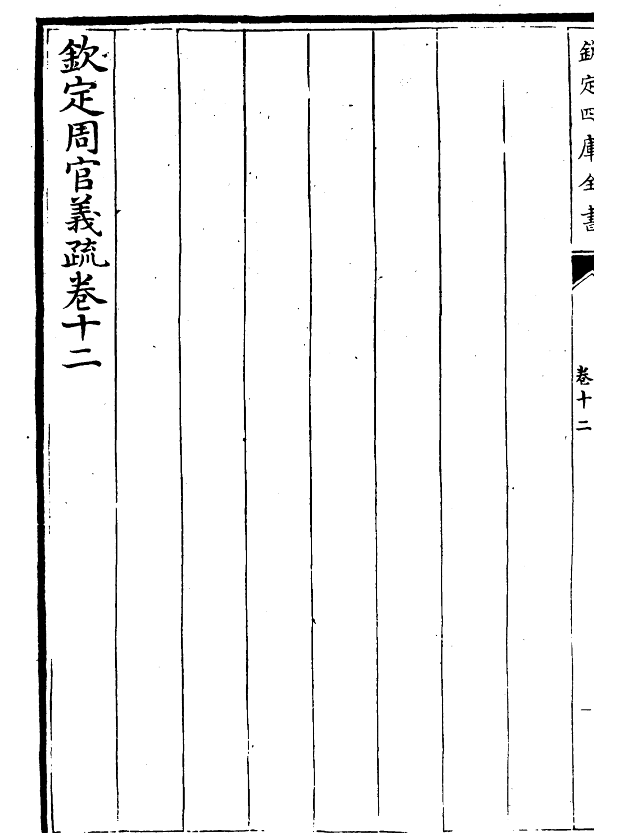
嬪者也不任其所當任故抑之使不得齊於儔人之禮以恥之養也而教行焉矣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荒其園圃者也此獨不樹未嘗不毛故罰止於不桴載師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受田而不耕者也此不耕者本未受田故罰止於無感其事異故罰亦異縣師遂師稽其六畜而小司徒所頒比瀘六畜必登似乎瑣細及觀不畜者之無牲乃見聖人慮民周詳縝密無所不到

又案遂之治訟遂師遂大夫聽於

上縣正掌於下而鄉師以下别無掌獄訟之官何也蓋鄉之别設閭師所掌即縣正之職也縣正職之徵即此職之時徵其賦也縣正職之比即此職人民六畜之數也縣正職之政令即此職所待之政令也縣正職之頒田里分職事即此職所任諸職事也二職所掌凡事皆同獨此職無掌治訟趨稼事而賞罰之文蓋無職不耕不樹不畜不蠶不績之罰皆掌焉則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可見矣故與縣正職



互文以相備也且大司徒職云獄訟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則凡親民之吏可以就近剖析隨時解釋者皆包於有地治者之中而不必一一指言之矣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二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貢生臣左顒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三

地官司徒第二之六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

正義鄭氏康成曰郊里郊所居也賈疏案遺人職云鄉里之委積又云郊里之委積鄉里居國中郊里據四郊郊與國中同為鄉民　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萊休不耕者

案縣師以縣為名所主者家稍縣都然縣都外連邦國家稍内連郊里其間又有公邑犬牙相錯故通邦國郊里與甸之地域言之正所以别其為家稍縣都之地域以為辨稽張本也康成謂縣師主數周天下因經文大槩言之其實不掌邦國亦不及郊里與公邑之人民土田下言辨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數與其六畜車輦之稽所謂其者指縣師所主者言之耳下經作其衆庶亦然王氏應電誤認經文謂縣師調兵

通乎天下是以畀官而參大司馬之權且兼冢宰徵師諸侯之令繆矣　家稍縣都地廣民衆縣師惟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所以能辨稽者都家亦倣鄉遂各有親民之吏以邦比之灋校登之縣師則按籍辨之稽之耳　既曰夫家又曰民人者夫家言其成戶也民人兼及餘口也如唐人以二十一歲為成丁六十為老其下則十六為中四歲為小始生為黃後世戶口冊大概如此

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比毗志反後倣此

正義王氏應電曰小司徒大比則受比要縣師亦以土地之荒闢戸口之盈耗為吏治之殿最案攷羣吏者攷冢稍縣都之羣吏也大比而詔廢置必以土地人民六畜車輦之息耗為之柢焉頒比灋而受比要者小司徒也縣師圖籍最詳故以攷而詔之曰廢置者終言之耳此縣師之兼掌也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衆

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灋於司馬者知所當徵衆寡賈疏受出軍多少及灋式　王氏應電曰作者號召之使至

案此節乃縣師之職所專掌者首言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矣爲此耳軍旅會同田役夏官之掌也其衆庶馬牛車輦則地官之掌也將有事馬則鄉之鄉

師遂之遂人固有致民師衆之事稍縣都采邑之吏亦自有當致之衆當會之期徒庶備具但涣散而不歸於一故特設縣師一官受灋於司馬以作之其灋謂如應用衆庶若干馬牛若干車輦旗鼓兵器若干而皆會其卒伍也作者作稍縣都采邑之諸吏也以師而至至於司馬也既至於司馬其衆庶則稍縣都之吏仍自將之而各屬於其主帥縣師隷地官而受灋於司馬者蓋地官與夏官之聯屬繫乎此也鄉師

之師鄉遂人之師遂大約皆然稍人以縣師之瀍師以至而聽於司馬則又以佐縣師耳　又案小司徒大比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此職會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族師合卒伍簡兵器里宰比六畜兵器則兵器皆民間所自備也然左傳鄭人授兵於大宫楚人授師孑馬以伐隨又鄭火授兵登陴豈平時既皆自備及有事則其自備者如故而官又授之與

存疑賈氏公彦曰鄉師以旗致萬民此云以帥而至謂帥而至鄉師也

案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各治其鄉所當治耳非胥六軍而治之也鄉師所帥亦當至於司馬經不盡見之縣師所帥者稍縣都之衆庶也胡為而至於鄉師哉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量音良

正義賈氏公彦曰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量其地

者量其里數多寡辨其物者三等之地所有不同也域即疆域大小是也　鄭氏康成曰物謂地所有也名山大澤不以封

案辨其物即大司徒職所謂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其間穀土多寡不均又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分大司徒職凡造都鄙以其室數制之故必辨其物然後可以制其域也職首通掌地域謂與家稍縣都相連已定之地域此則新制

之地域也其新者既經其事而舊者必有所承故周
知之所制地域獨都邑者六遂之域遂人制之六鄉
之域小司徒制之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量人量其地原師辨其名物司空
營其工司徒主地故縣師與焉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正義鄭氏康成曰野謂稍縣都也所徵賦貢與閭師
同

案周官稱野有通乎鄉郊以及縣畺者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徵之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以達於畿有兼遂及公邑者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又曰凡事致野役則野兼自甸及畺之公邑大司馬既曰縣鄙各以其名又曰鄉以州名野以邑名則野謂六遂邑謂六遂中之公邑也有專指四等公邑者縣士掌野而此職徵野之賦貢則專指家稍縣都蓋六鄉四郊之賦閭師徵之遂及公邑之賦遂師徵之都家之貢賦之徵則縣師徵之縣師徵都家之賦猶載師徵畿內之賦皆令徵而非本職自徵也　載師閭師

職皆曰以時徵其賦九職之賦於民者皆順物成之候而各以其時徵也此曰以歲時徵其賦貢采地之賦貢以時徵於其長每歲而一致也閭師第曰賦者王宫自徵之則言賦而已該諸職之貢物矣都家則粟米貢物並入於其長而後其長致貢焉故必言賦貢而後其義乃備也遂師入野職野賦有明文故第言徵財征經文義各有當而不相混蓋如此何以知縣師所徵野之賦貢為小都大都家邑而不兼采地

之公邑也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所屬上中下士及府史胥徒之數與六官之長同又遂大夫六人爵列與六官之貳等環列邦甸使各徵其方公邑之賦則威權足以統攝官徒足以周給地勢便於征輸若縣師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以布徵令於都家則有餘而兼掌三等公邑之財徵則不足縣師爵卑而數少以都家各有長其承事者各有邑宰故耳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遺欲季反劉音遂委烏偽反積子賜反下同施式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少曰委多曰積賈疏據下文三十里言委五十里言積對文也若散文則多亦曰委　賈氏公彥曰此與下為總目

案曰待者待鄉師司救司稼之屬以王命施之

辨正黃氏度曰委積鄭注以為餘灋用非也遺人施惠皆有品式如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豈餘灋用耶又如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以餘灋用之穀不足以

給而不出可乎遺人所掌委積當於徵斂時與倉人分受之大略如今省司義倉米各有所屬耳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囏古艱字注故書囏作墐杜子春云當為囏

正義鄭氏康成曰鄉里鄉所居也囏阨猶困乏也

王氏應電曰恤民之囏阨者司救職歲時有天患民病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司稼職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是也

案民之囏阨無地無之郊里野鄙宜同此灋而無見

焉以歲時巡國及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鄉師職已詳也鄉師曰萬民據所巡而見其無不徧也此職曰民據囏阨之當恤者葢囏阨與凶荒異或以喪疾事故而致非衆所公共故第目其人

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

正義鄭氏康成曰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於取餼廩也　賈氏公彦曰門謂十二國門關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稅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司門職以其

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

正義賈氏公彥曰郊里即六鄉之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賓客賓客至郊即與之廩餼　鄭氏鍔曰芻薪禾米賓客道路之所須而勞禮行於郊故積於郊里以待之

案賓客道路之委積亦遺人須之而獨言郊里者賓客聚於王都故委積必取於郊里舉其多者而言

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羇吉㴻反注故書羇作寄杜子春云當作羇

正義鄭氏康成曰羇旅過行寄止者　賈氏公彦曰野鄙據六遂在郊外曰野其中有五百家鄙故以鄙表六遂野鄙中包公邑在甸地者羇旅是處皆有獨於此待之者甸地在二百里中内外羇旅皆得取於此也

案羇旅謂載贄出疆之士及有故去國之臣之類非奉君命故不以賓客待之而下之不列於齊民謂之

羇旅陳敬仲自云羇旅之臣是也如晉文公為公子徧歷諸國孔孟周流四方皆是羇旅春秋戰國時列國尚有以待之鄭氏鍔謂即旅師職之新甿非也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正義賈氏公彥曰縣四百里都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可以兼之凶荒畿內畿外皆有若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取之故於此待凶荒也

案待賓客覊旅旣列遺人職復列委人職者遺人頒委積委人共薪芻也大府邦中四郊甸稍縣都之賦所待者計其數之相當也此職郊野縣都之委積委人職甸稍之聚所待者指其所用之實也歲賦不盡輸於王朝其存者各貯其地以為委積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正義賈氏公彦曰上經委積隨其所須而預為之待此則據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布於道路遠地須多故有積近地可少故止有飲食及委也　李氏如玉曰上賓客以至郊者言此賓客以在道者言國野謂自國以達於畿也　鄭氏康成曰廬若今野候徒有庌也賈疏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有庌舍　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賈疏漢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　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　王氏應電曰十里有廬置郵

傳命者所憩息也有飲食者為行役勞苦飢渴也三十里則可止宿有委者以飼牛馬五十里有市以便貨買有積者以共饔餼

案雖主賓客會同師役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本為遠方行旅路室候館則專為賓客及會同師役之貴者而設耳

通論王氏應電曰廩人凡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倉人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

具與此職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互相整備乎日隨道里之便收貯其地卒然有用所以無饋餉𩞯輓之勞畿外邦國之灋亦當如此是以雖千里征伐若袵席上過師也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比必里反

正義王氏應電曰委積之事謂貯峙之數待用之式勾稽之灋典守之人巡而比之者察其侵牟攷其足否以時頒之者不足則補之有用則給發也

稾巡者所掌非一地也自郊里至縣都皆有委積凡

式灋所應用各存貯於其地有司守之以待遺人時

頒故先期必巡而比之道路之榖積共之者倉人治

之者廪人則凡委積可知矣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

政政音征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政讀為征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

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　賈氏公彦曰均

人總均畿内鄉遂及公邑

案均地政者均所征財賦也均地守者司險掌固所領守瀍凡民皆有任焉而其事有劇易守者有衆寡故必通計一國一都應守之人或私助財役或輕重其力政賦貢以相準而後得其平掌固職所謂移甲役財用亦其一端也均地職者所承職事雖有常而亦時有劇易也　下有力政則地政為財賦明矣如地守為山澤虞侯之守則已包九職中而地政即九

職之財賦也乃分而為三聖人作經豈如是蒙雜而無紀乎惟地守為司險掌固之守則此疆彼界劇易各殊安平與有事勞費迥異必均之而後有所循惟地職為鄉遂公邑都鄙所承之職事則功役之繁簡以事故而遷移財用之盈虧以歲收為高下必均之而後有所凖若以守為山澤所頒則廣狹各隨其地職為民職所授則農工商賈圃牧虞衡嬪婦各有所承不惟無所用其均亦絶無均之之法鄭氏鍔黄氏

度之説皆似是而非　大司徒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小司徒辨其守施其職平其政而均人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土均均邦國都鄙之地守地事地貢詳要有宜參互相考所以曲得其次序而政必宜民也

疏謂均人總均畿内鄉遂公邑以土均所掌惟邦國都鄙而序列遂吏之後也此亦四等公邑兼掌於遂師遂大夫之徵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

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正義　賈氏公彦曰所均力政即上人民之力政此無牛馬車輦但據人而言也　鄭氏康成曰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為中歲人食二鬴為無歲歲無贏儲也旬當作均易坤為均今書亦有作旬者

葉氏時曰此特一時之役如城郭溝渠涂巷之類桀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即此豐年之三日也

公旬蓋古者役灋有此名猶曰公家當直之日云爾

十日曰旬三日二日一日而稱旬者大言之以表斯民急公趨事之誼也無年所收薄也若凶札則全無力征

通論章氏俊卿曰周官役法司徒因地善惡而制役族師校民衆寡以起役鄉大夫辨貴賤老少以弛役均人論歲豐凶以均役

餘論陳氏汲曰林勛本政書云凡調役之法宜使丁夫皆十人為聯歲輪一人祗役一月其九人各於其

家償其三日之役則民無道路之苦官無交番之冗

周官所謂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者大槩如此若每人

用之三日煩擾已甚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力政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

困也地政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　黄氏度曰

特言無財賦者九職中有不授地而出征賦者如百

工商賈閒民夫布是也

案觀此經則地職不得為九職益明矣財賦皆九職所出也既無財賦而又曰不收地守地職者蓋盡免九職之額征而其他守政中應出之材器地職中應共之材物亦不收耳地守中用其材器及移甲役財用經有明文地職中材物如遂師職祭祀共野牲戴記郊之日鄉為田燭之類若地守為山澤虞候之守地職為九職貢物則不惟地守本在地職中不宜分為二而於地守地職外別言財賦絶不可通矣

三年大比則大均比必里反

正義李氏如玉曰地征力征二者每年小均逮至三年大比則大均將使無地無人不得其平也　劉氏彝曰謂此方之役事寡而民之力政尚多三年用民而猶有未役者則大比之三年之外取其未役者通用之所以能盡公旬三日之法

師氏掌以媺詔王媺與美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

案天子師保有公孤師氏中大夫保氏下大夫蓋專為教太子設者春秋傳晉侯問楚子鍾儀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則職專於教太子可知而其職首曰以媺詔王諫王惡何也使太子益嚴於師保也王且以媺詔王之惡且諫則所以詔太子諫太子者不可玩忽明矣

通論呂氏祖謙曰伊川謂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未嘗不設諫諍之官以糾主愆而從容養德者則闕如焉師氏詔媺保氏諫

惡陳善閉邪職雖分而道實相濟也　葉氏時曰周官諫諍之職惟師氏保氏然平時之詔王為治者非一人也冢宰則詔以八柄八統大府則詔王察羣吏之治司士詔王治内史詔王聽治小臣詔王法儀凡長幼卑尊無非詔王之職出入起居無非聽詔之時至瞽誦詩士傳言商旅市議是諫王惡者又不獨一保氏也古人不以諫名官而人人得以諫至春秋時此意未泯自漢武置諫大夫非諫官言事則為越職

而諫諍之路狹矣

以三德教國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賈疏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故知國子中有卿大夫之子也注不言王太子及元士之適子者略也王制惟言太子適子不言弟此兼言弟者大司樂及此下文皆云教國子弟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賈疏此約文王世子文

通論王氏詳說曰師氏保氏大司樂樂師所謂國子

者并言王太子也大胥小胥所謂學士者不及王太子也大胥言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王太子不預可知矣小胥言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以王太子之貴非小胥所得而責之也又可知矣　柯氏尚遷曰師氏德行大學之教也保氏藝儀小學之教也由是觀之則公宮之左必有大小二學可知矣尚書大傳言國子必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盖與王子共學必稍長乃知貴賤之禮上下之分且使王子有輔仁

之蓋也大司樂所教成均則鄉遂都鄙所賓興侯國

歲貢之俊士國子及諸子師教而成材者皆聚於此

王太子以時入焉

案大司樂掌合國之子弟王制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自古不易之制經傳畫一之文也柯氏乃謂國子皆聚於虎門師保教之非也世子學於虎門不過取國子中秀異者數人共學師保專教太子兼司王朝王舉必從亦不能

徧教國子

一曰至德以為道本

正義朱子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澄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　李氏如玉曰至德以為道本即子思子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也

二曰敏德以為行本行下孟反下同

正義朱子曰敏德者强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

理之所當為者日可見之迹也　王氏昭禹曰德不敏則或暫為而中輟或勤始而怠終行無由而成也

書康誥丕則敏德

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正義鄭氏康成曰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

朱子曰孝德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也　呂氏祖謙曰非實有孝德於己犯

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故云以知逆惡

總論朱子曰此三德者雖各以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可以為成人者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盖不知至德則所謂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識然不務敏德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務敏德則所謂孝德者或不能力行以盡其分不務孝德則所謂敏行者或無以立本而失其次

序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

教三行

正義鄭氏康成曰在心為德施之為行　朱子曰德也者得於心也行則行之法而已不本之以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三德必以三行繼之雖其至末至粗無所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覺矣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

正義鄭氏康成曰孝列三德之末三行之始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

案孝行以敬為大而此獨曰以親父母王公之子於父母多尊而不親也

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正義王氏應電曰尊賢良曰友行者如兄弟之無胥遠也

案賢良即同學中德行道藝秀出者呂氏祖謙謂國中之先生長者則無由與虎門外之國子相接如謂大司樂所云有道者有德者則當在師長之列王太子入太學時雖得相接而不當曰友行矣尊賢良列於事師長之前何也順於師長童稚所易知尊賢良則能興於學行而為明道進德之益者大矣書傳王子束髮而入太學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八而入太學其年較長正欲擇其性行學業之優者

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案師教以道藝者師氏保氏大樂正小樂正之類是也長同學中行列尊年齒長者

總論朱子曰合觀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於至德敏德無與焉蓋至德敏德必獨見而自得之非教者所得而豫言也惟孝德則其事可指故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示學者雖未能遽得於心而其事可勉使能行之以不息自當有得於心而至德敏德亦不覺其日進矣

案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師氏保氏分為二職者師氏所教十五及二十入大學者也保氏所教八歲及十三入小學者也或以六德六行或以三德三行而變其名義者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要其終而言之也自十五入學至九年而大成則成人之事備矣故知仁聖義忠和之德無不詳也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無不著也師氏所教乃國子始入學者六德未可遽求必使知人之所得於天而

粹然至善者為道之本而後六德可馴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孟子曰性善人皆可以為堯舜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又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皆至德以為道本之義聖賢所以發人心之蒙而興起其善端者莫切於此崇高富貴易於浮惰必使知勤敏為行之本而後六行可漸推也有父兄在睦婣任恤之行不可得而見也第使知親父母尊賢良事師長而百行有基矣若六藝則小學所必親故無異教也於孝行之外別教孝德而曰以知逆惡者非知人之逆惡自知其逆

惡也師氏主教太子太子之事父母也師保奉之動必以禮於孝行無由顯悖故特教以孝之實有得於心者使知於父母之教陽奉而陰違則為逆偷為不義則為惡而太子之逆惡不可糾詰也故伸其教於國子先儒謂猶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也師氏無教太子之文者古者太子入學與胄子齒故以國子該之國子本宜學於太學以太子故教於虎門之左則教太子在其中矣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正義鄭氏康成曰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　李氏如玉曰司猶主也主王治朝之事

案宰夫職掌治朝之灋司士職路寢門外之朝正朝儀之位則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皆在焉王揖而入則玉藻所謂退適路寢聽政也此曰司王朝

謂王出路門外擯者司士而威儀言動師氏亦察之也王還入路寢聽政贊治者冢宰而是非得失師氏亦察之所以文修而惟懼其有愆也

存疑李氏叔寶曰路寢門畫虎以示威武猶中門為雉門畫雉以象文明　王氏應電曰師氏居左保氏其居右與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中張仲反注故書中為得

正義鄭氏康成曰中中禮失失禮教之使識舊事

陳氏傅良曰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又以國政之中失教之使知所法知所戒斯通達治體他日皆良公卿也

案不曰凡中失之事而曰國中失之事者以先世王太子王子弟善敗之迹告之使知鑒戒也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　賈氏公彦曰遊者以其未仕而在學遊暇習業

案師氏保氏所教皆未冠與太子齒相次以共學者故國之俊選不與若太子既冠成人則必博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居處出入而不專於貴遊子弟矣

通論柯氏尚遷曰周人於國子其教之也詳其責之也深其養之也豫蓋其教太子也將以宗廟社稷屬之為天下得人也其教王子也以其將有國有家而為民神之主也其教貴遊子弟以其將為公卿大夫

之選恐其席寵處優鮮克由禮非師嚴道尊則無以變化其氣質而涵養其德性也

餘論陳氏彦羣曰古者國子之教極嚴後世不知教國子而率以父兄保任為郎其後遂欲除任子之令不知任子之不得人由教養之未至耳先王賞延於世未嘗以官授不才之子弟令之國子監正為教國子設故太學補選先於他人其為法則優而教養異於古矣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從如字注故書舉為與

正義鄭氏康成曰舉猶行也

聽治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聽治謂舉於野外以聽治賈疏即上數事

王所在皆有朝以聽治下經朝在野外即此聽治是也

案大宰職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此聽治即所謂四方之聽朝也師保必從其職之要幾與宰臣埒矣

使其屬帥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内列蹕音畢注故書隷或作肆鄭司農云當為隷

正義賈氏公彦曰屬即序官上士二人并府史胥徒之等朝在野外即上文聽治是也　鄭氏康成曰兵服旃布弓劍不同也賈疏東方南方其服布其兵劍西方北方其服旃其兵弓矢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迫王宫也内列蕃營之在内者也賈疏司戈盾職及舍設藩盾司隷職守野舍之厲禁　其屬亦帥四夷之隷守之如守王宫　王氏詳説曰司隷所帥師

氏之屬又從而帥之　金氏瑤曰野外王巡守親征道上所宿處也内列掌舍所設梐枑再重之内重也案王門以夷隸守之者使裔荒之人知朝廷禮義之盛以為聲教也觀此則知守王宫罪隸不與矣罪隸職其守王宫二語舊說謂係閩隸下錯簡可徵信於此

通論王氏應電曰師保二官以近臣而兼守禦之事蓋以爪牙之士而領之以腹心道義之臣此所以武人皆知忠義而同德同心也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正義鄭氏康成曰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世子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教之以藝儀也　王氏安石曰師氏未有嬍而詔之故曰掌以嬍詔王保氏遇有惡而後諫故曰掌諫王惡　金氏瑶曰養者優游以俟其至之謂　朱子曰道者知其理也如禮樂之文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則知道者方知之所謂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謂　王氏應電曰藝者道之所寓游於藝使之得於事而應於心儀者道之所形習其容使之根於心而生於色莫非養之以道也

案曰以𡟫詔王曰諫王惡盖因事而陳善納規與公孤之職自別

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賈疏此大宗伯文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賈疏此大司樂文鄭氏衆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賈疏白矢者矢貫侯而過見其鏃白也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中也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也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字也　按襄即讓字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賈疏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韓詩傳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是也逐水曲者馭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過君表者若車攻詩毛傳云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春秋昭八年穀

梁傳亦云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是也舞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也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當君之左君自左射故車攻詩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是也

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

賈疏象形者日月之類會意者武信之類人言為信止戈為武會合人意也轉注者考老之類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處事者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事處得其宜假借者令長之類一字兩用諧聲者江河之類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 案賈疏謂轉注考老之類本衛恒四體書勢而云然其實非也老從匕考從丂各自成文匕即化字丂即考之本字非由老轉考也轉注者一字數音展轉注釋如好樂厭惡等字是也假借則借此義作彼義用如能本獸名而借為才

能之能豪本豕屬而借為豪傑之豪之類 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賈疏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漢法有重差夕桀句股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陸氏德明曰夕桀二字非鄭注 案九章算術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質劑變易三曰差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員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八曰贏不足以馭隱雜互見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 朱子曰古者六藝就中樂之教尤切夔教胄子止用樂周官掌教亦用樂蓋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收束其心樂有節奏學

之急不得緩不得久而不覺移易其情性　程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總論鄭氏元錫曰古之教者合道與藝而為一故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今之教者離道與藝而為二故卑者溺於技高者蕩於虛此學之大辨也

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容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濟濟蹌蹌喪紀之容涕涕翔翔軍旅之容闞闞仰仰車馬之容顛顛堂堂某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賈疏禮記少儀及玉藻文

王氏安石曰先王本道以達為藝緣道而制為儀

鄭氏鍔曰單子視不登帶言不過步叔向以為無守氣晉侯視遠

足高目不在體足不步目單子以為不能夊古之人視威儀省禍福則教國子以容儀誠不可緩

通論曾氏鞏曰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謹其指咳之儀書非特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特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且視聽言動有其容衣冠飲食有其度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

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養之如此其詳且密也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求其放心而伐其邪氣於以成文武之材而就道德之實不難矣

凡祭祀賔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

案保氏居虎門司王朝當與師氏同不言者文略也

使其屬守王闈

正義鄭氏康成曰闈宮中之巷門　賈氏公彦曰師氏之屬守中門外保氏之屬守王闈門

案師氏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倍於保氏以王門外守者衆多用四夷之隷故多其胥徒董之保氏守宫中之闈則第用其半足矣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藝行下孟反下同强技養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朋友相切磋以善道者也强猶勸也學記强而弗抑則易　王氏應電曰德者本心之良友以輔仁擇友使相切磋所以端其心術也行者

日用之所行道乃事物之則藝為應務之方明道則
行日進乎高明游藝則應務有餘
餘論朱子曰五倫終於朋友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非有朋友以責善輔仁孰能
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責若輕而所係甚重
其分若疏而所關甚親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
必重乎此而不敢忽非强附乎四者之間也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

國事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廵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

吏職賈疏謂使為族師閭胥比長之類

案自州長及族師無時不讀法以教民而考其德行

道藝復設司諫司救之官何也數教在寛故鄉官之

職惟在教育化誘以興其賢能州長之糾不過合聚

而警戒之而創懲之法無見焉故設諫救二官以主

夫民之不帥教者下經云以行赦宥則不帥教者固

有移左移右移郊移遂之法矣於德曰糾於行曰正矯其性質之乖異也於道藝曰强警其習業之偷惰也於朋友曰勸官長之督過難承而同輩之曉切易入也苟能改悔仍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猶將因材而器使焉司諫既順以勸之司救則又逆而懲之司救之所不能救者乃歸于士此二官者葢教官刑官之聯接處也　羣儒多謂先王慮州長以下所考德行道藝未實故設司諫以巡察

之而彼此參驗非也羣士之德行道藝自閭胥以上層累而察之積月累歲以達於州長鄉大夫親詢於衆庶尚懼其不實而惟司諫足信乎魏氏校謂訪求人材察舉逸遺亦非也古者鄉舉里選即有秉德抱道而不願仕者衆必知之鄉射禮所謂君子是也若農夫敬敏吏胥廉幹則有閭胥鄰長等職以處之無為特設一官以巡問觀察且於此經所謂正其行强之道藝皆不合故知專為不帥教者設耳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行如字

正義賈氏公彦曰巡問觀察萬民則知吏之治否

通論王氏昭禹曰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鄉師之職

也司諫巡問觀察又以時而考之故二職並詔廢置

鄉師言歲終此經不言以考而詔之不必歲終

案詔廢置以詔鄉師若遂師也鄉遂並近王都司救

巡國及郊野則司諫職宜同赦宥謂不帥教移郊移

遂而能變者宥之使各返其鄉若罷民則州里之吏

自任於司寇而宥之與司諫無與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衺似嗟反〈邪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衺惡謂侮慢長老語言無忌而未麗於罪者過失亦由衺惡酗醟好訟〈賈疏孔注尚書以酒為凶曰酗〉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麗於罪者誅誅責也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　賈氏公彦曰救之者使困苦而改惡從善是救之也　王氏應電曰以禮

防禁之使率由於規矩所以救之不至陷於刑戮

案以禮防禁謂使父兄督教鄰里糾察有司誅詰視平民加嚴使不敢怙惡所以救之也故其文在誅讓之後加明刑之前

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

正義鄭氏康成曰罰謂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衺惡之狀著之背也嘉石朝士所掌在外

朝之門左使坐馬以恥辱之旣而役諸司空使事官作之也坐役之數存於司寇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

正義鄭氏康成曰過失近罪晝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於獄亦加明刑以恥之不使坐嘉石其罪已著也未忍刑之賈疏比五刑之罪為輕故未忍刑之也

案三讓而罰司救之事止此矣加明刑歸圜土皆司寇之職所謂歸於士者也此特終言之耳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患謂烖害也節旌節也施惠賙恤之　鄭氏鍔曰鄉師言以王命旌惠而不持節此則持節者盖鄉師歲時巡國及野賙民艱阨乃歲之常也此則天患民病遣行巡視一時之恩故執節以為信

案鄭氏鍔謂鄉師及此職皆以王命施惠欲恩歸於

王非聖人制法意也葢列其職曰以王命施惠則遇艱阨者立可振救無奏請期報之難而所在有司不得沮格耳　先王之於侯國雖使方伯連帥遞相監臨然必時邁其邦以震之所以使之震動恪恭而不忘其所守也其於萬民雖使有地治者遞相督教然必使司諫司救巡問而觀察之所以使之畏懼懲艾而職思其居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難乃旦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難相與為仇讎諧猶調也　王氏應電曰順其怨讎之情則王法為不行治以報復之罪則人情有未盡故為辟讎之法使兩全而無害所以有和難之司也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過非本意也成平也　鄭氏衆曰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春秋傳惠伯成之賈疏文七年左傳

存疑鄭氏康成曰過失殺傷人之畜產者調人亦令

民成之

案鳥獸亦如之當謂鳥獸殺傷人如馬之踶牛之觸猘犬鷹鷂傷人之類方可謂之讎難注謂殺傷人之畜産則事至細微豈得謂之讎難乎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辟音避下同從才用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和之使辟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賈疏讎近東夷之人當辟之西戎餘皆放此 趙商問春

秋之義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子夏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天下尚不反兵海内何為和之康成答曰讎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乎　賈氏公彦曰兄弟從父兄弟及下師長主友皆謂無子復無親於已者故據已親疏為遠近若有子及親於已者則自從親為斷案檀弓子夏問從父兄弟之讎孔子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鄭氏伯熊曰先王緣人情而立辟讎之法得報而不報焉非臣子也在海外在千里之外在異國雖不得報亦足以少慰其志

矣
案父兄之讎而可和者以過而殺傷也此即有虞流
宥之法雖以情宥而國法亦少伸矣
存疑葉氏時曰漢唐以來儒者多疑和難之説五峯
三山惑之尤甚不知難者猶眚災之謂也過而殺傷
人乃秋官司刺過失之當宥者也虞書有宥過無大
眚災肆赦之文周書則有眚災道極厥辜時乃不可
殺之例辟諸海外猶投四裔辟諸千里外與不同國

猶屏諸遠方先王非得已也

君之讎眂父師長之讎眂兄弟主友之讎眂從父兄弟存疑鄭氏康成曰主大夫君也春秋傳晉荀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賈疏襄十九年左傳

案此因和難辟讎之遷而泛及復讎之義如此主友謂友之最親密而主其事者朋友道泛故言主以别之若大夫君則尊卑雖異而君臣之誼一也不應眂

從父兄弟矣且首言君之雝正指君之為大夫士者耳豈國君之雝而可使調人和之乎

餘論賈氏公彥曰經所未言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子衆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以其同緦屨故也案高曾祖不得比於從父兄弟自外不見者據服為斷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和之而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瑞節玉節之剡圭也王以剡圭使

調人執之治其罪

案弗辟必怙勢而弱其敵者也與之瑞節以瑞節給

所與讎者謂被殺者之子弟也有瑞節以為信則執

之而人不可撓且官或驗其瑞節而使人助執之既

執則以歸於士也瑞節不必剡圭蓋今印信文書之

類授瑞節者調人也如調人自執之則無庸瑞節矣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反復也復殺之者欲除害弱敵也

賈疏謂既殺一人其人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已為敵而害已邦國交讎之明諸侯得者即誅之鄭司農云有反殺者謂重殺也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

正義王氏應電曰殺人而義者被殺者不義也若為寇攘誘臣妾之小人身其害而殺之者為得其宜被

殺者之子孫不得為讎讎則罪其不服義而加死刑也

案殺人而義者如夫為寄豭穿窬夜入人室之類詳玩文意不同國三字蓋衍文左傳鄭游販奪人之妻其夫攻殺之而以其妻行子產復之令游氏弗怨可見不必不同國也

辨正郝氏敬曰殺人而義鄭注謂其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則殺之為得其宜如其言則天下挾睚眦之

怨皆得借口父兄見辱而殺人矣

通論或問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别乎朱子曰周官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

餘論王氏與之曰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記所言復讎之義此經所言和難之法義實相備且其所和者由於過其所

不讎者在於義非縱惡也唐時殿中侍御史楊萬頃
殺張審素素子手殺萬頃繫表於斧言父寃狀玄宗
殺之昧於周官之義矣後韓愈作復讎狀以為據禮
經則義不同天考法令則殺人者死殺之與赦不可
一例宜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是其所謂宜殺宜
赦猶得周公以義斷讎之意
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鬬怒辯訟者也不可成不可平也

書之記其姓名辯本也　王氏應電曰鬭怒乃仇殺之漸亦和而平之平之不服則書其應和之端於册首發難者即為不直而誅之則莫敢先動矣

媒氏掌萬民之判

正義鄭氏康成曰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夫妻判合鄭司農云主萬民之判合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上市養反

正義鄭氏衆曰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賈疏內則文

賈氏公彦曰父名之以後皆書年月日及名送與媒氏　鄭氏康成曰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　王氏肅曰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耳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而笄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　王氏應電曰度其才品之賢愚知識之早

暮氣體之强弱則男自二十至三十皆可以娶女自十有五至二十皆可以嫁聖人斷為中制惟未成人者則不可以嫁娶過期則怨曠矣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書之者以别未成昏禮者

案判妻似謂出婦也入子謂以他人之子為子者書之者慮其後有違悔爭訟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

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中音仲會如字
案自仲春下三十七字蓋莽歆所增竄莽法私鑄者
伍坐没入奴婢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
故歆竄此以示周公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自奔則
以罪没而易其夫婦猶未為已甚也夫無夫家而聽
其自奔雖亂國污吏不能布此為憲令即以所會者
為鰥寡亦非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故知周官必
無是法也且以文義求之於奔者不禁後承以無故

而不用令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者未知其何指既曰大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贅設亦無此文義康成之說害義傷教羣儒求其故而不得強為之辭皆不足辨也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純如字注作緇

正義鄭氏康成曰純實緇字也古緇作紂以才為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賈疏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為一兩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五

行十日相成也賈疏東方木甲乙南方火丙丁中央土戊己西方金庚辛北方水壬癸木八為金九妻火七為水六妻土十為木八妻金九為火七妻水六為土五妻所克者為妻是五行十日相成之數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賈疏案士昏禮玄纁束帛大夫依士禮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賈疏玉人文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賈疏制幣丈八尺此昏禮每端二丈以二丈整數為之　賈氏公彥曰凡嫁子娶妻含尊卑但云緇帛主庶人耳　葉氏時曰古者庶人納幣之數止此詳於禮而儉於物此男女所以正昏姻所以時

案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純衣緇帶敖氏繼公曰純衣絲衣而緇色者也周官云純帛論語云今也純此其徵矣是則絲之緇色者其名為純不必改為緇紂而後可通也此云純帛士昏禮云玄纁記禮者有異同或舉此純以該纁與姑與注疏說並存以俟參攷嫁子亦有入幣未詳或曰二字衍文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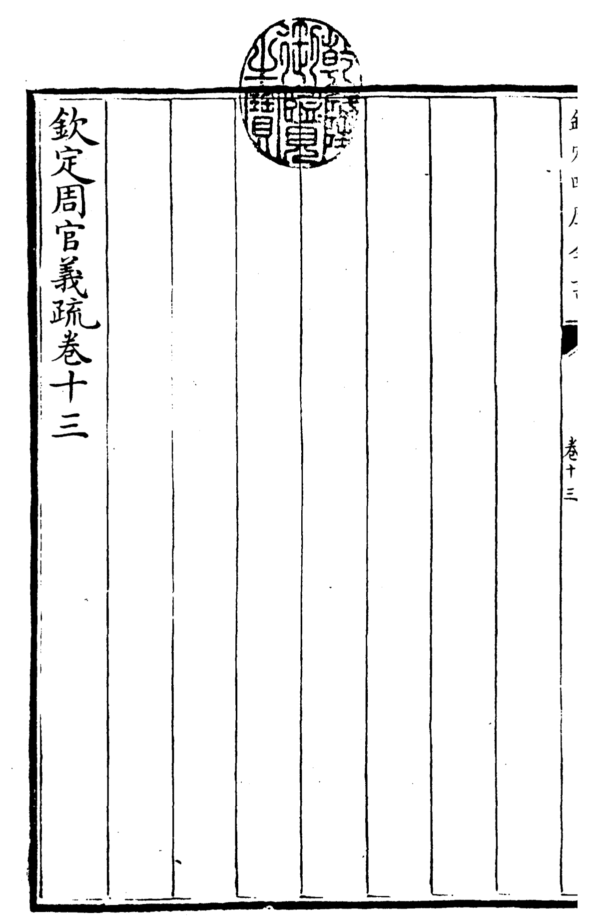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

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

案曹操幼子倉舒卒傷惜之邴原有女早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曰嫁殤非禮也乃止據此則嫁殤與遷葬俱是生非夫婦而死合之者一云遷葬或出母改適無子而前子欲遷以祔父

凡男女之隂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正義鄭氏康成曰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賈疏亡國之社公羊傳文奄其上即郊特牲屋之不受天陽是也棧其下謂於下着柴以棧之使不通陰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其罪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士司寇之屬　賈氏公彥曰赦宥者媒氏聽之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三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王日枝